

桃花扇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
白话小说



山西古籍出版社

95393

2-1

桃花扇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
白话小说

主编：潘 慎 张 裔

原著：孔尚任

改编：潘 慎



200194477



山西古籍出版社

DK76/13

六大古典爱情名剧白话小说

桃花扇·西厢记·牡丹亭·拜月亭·长生殿·琵琶记

主 编:潘 慎 张 裔
原 著:孔尚任 王实甫 汤显祖 施 惠 洪 昇 高 明
改 编:潘 慎 王建华 陈 圆 张雪静 方 延 孝 昌
出版发行:山西古籍出版社
社 址: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110号
社 长:张实嘉
总 编 辑:孙安邦
责任编辑:刘幼生 杨 文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9(全六册)
字 数:1730千字(全六册)
版 次:1995年12月第1版
印 次: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0

书 号:ISBN 7-80358-089-6/I·36
定 价:90.00元(全六册)

李香君



侯方域



马士英

阮大铖



桃花扇

前言

中国的古典戏曲，写得非常优美，故事情节动人心弦，引人入胜；文笔流畅，辞藻华丽，可惜典雅深奥，不大好懂。对白接近口语，问题不大，唱词则麻烦了，一般人阅读起来，即使能看“懂”，也是一知半解，身在“朦胧”之中。因之，影响了古典戏曲阅读的普及性。有些名剧如《西厢记》等等，托庇了戏剧演员经常演出的恩荫而流传不衰，但很大一部分剧目，几至于湮灭。

前人有鉴于此，一直在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而努力，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改编。实际上大多是根据原作在相近似的艺术门类中加以移植，如越剧的《琵琶记》，黄梅戏的《桃花扇》，再有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电影等等，仍然属于表演艺术的范畴。近年来又有白话《西厢记》，但也很难断定改编与今译的成分哪个更大一些。然而无论如何，这些都无疑为推广普及古典戏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就这么两三部，数量少得可怜，大有“渺沧海之一粟”之感。一是翻译，这种方式不多见。笔者见识不广，只读过梦花馆主江荫香著的《桃花扇演义》，这部著作，是根据孔尚任《桃花扇》原著翻译过来的，它基本上保持了孔著原作的面貌，首先是不打乱原著的布局，回

数照旧，连每回的回目名都未变更；其次是把绝大部分的曲子词都保留下来。实质上是用文言文翻译了原作的韵文，在译者当时来说，这种形式显然要比曲调唱词通俗易懂。但对今天的广大读者，尤其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文言文代替古戏曲唱词，不仅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九十步与一百步的不同罢了，它也同样令人看不懂或一知半解。

江荫香先生用文言文翻译《桃花扇》，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现在，时代变了，文言文已经过时了，就应该用现代汉语来改编翻译之，才能符合时代要求。

我们的这套丛书，都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改编翻译过来的。由于小说和戏曲终究不同，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在客观上存在差距，所以，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需要，对原作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增删。回目也没有完全依照原样。

这种忠实于原作的翻译和适度的改编，我们也还是在尝试中，如果能荣幸地被广大读者所认可、接纳，那末，我们将接着去翻译改写其他古代戏曲名著。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现在认为元曲不易懂，文言文《桃花扇》不通俗，而用现代汉语来翻译改编，若干年后的“今人”，很可能看了这套丛书，而一样觉得不适用，那么，只好有劳其时的人再来改编翻译一过。瓜瓞绵延，代代相传，这也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桃花扇

本末

我同族的兄长方训公，在崇祯末年曾任南京留都的部曹；我的舅翁秦光仪先生，就是他的儿女亲家。在避难的时候，曾经托庇于他，寄住了三年，对于弘光时的掌故遗事，知道得很详细。回到故乡以后，好几次跟我谈起过。我考证了各家的笔记小说，没有一件事有出入，因为他讲的都是事实。只有李香君脸上的鲜血溅到扇面上，杨龙友借此拿笔点染成画这件事，乃是杨龙友的书童跟方训公说的。虽然没有在别的记载中见到，但这件事很新奇，有流传的价值。《桃花扇》这个剧本，就是受到此事的触动而写成的。南明小朝廷的兴亡，都寄托在这桃花扇底了。

在我没有入仕的时候，每次打算创作这部传奇的时候，总是担心见闻不广，以致和真实的历史有不符合之处。在睡醒以后吟咏的空隙中，仅仅是构思了一个轮廓，其实并没有修改加工。可是却经常在知己朋友面前夸口，说：“我写成了《桃花扇》传奇，还偷偷地藏在我的枕头底下哩！”后来到了京城里当官时，也往往谈到桃花扇。一晃十几年了，写桃花扇的兴致已经消退了。无奈少司农田纶霞（田雯）先生每次来京城，见面总是拉着我索借《桃花扇》。我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日夜

填词创作，只求敷衍塞责，交代过去。前后修改了三次，才完成全书，其时，已经是己卯年（1699）的六月了。

以前我创作过《小忽雷》传奇一种，是顾天石先生替我填的乐曲。我虽然也懂得一点宫调乐律，终究难窥堂奥，恐怕不适于歌唱。等到创作《桃花扇》的时候，天石先生已经离开京城了。恰巧有一个苏州人叫王寿熙，他是丁继云的朋友，由于红兰主人岳瑞的邀请，逗留在京师。我们天天见面，从早到晚在一起，他拿出曲本散套给我看，当时有位熟悉散套的戏剧演员，就依曲谱填上了词，每完成一曲，一定要按着节拍唱上几遍，发现稍微有点拗口的字眼，就加以改写，所以全本没有不优美、不易唱的缺点。

《桃花扇》剧本写成以后，那些王公大臣、达官显贵们，都来互相借阅抄录，一时洛阳纸贵。己卯年（1699）秋天的一个傍晚，有太监来索取《桃花扇》剧本很急，而我的手抄本却不知道流传到哪里去了，于是在张平州巡抚家中，觅到了一本，半夜里进奉到皇宫里。当年的除夕，李树李木庵左都御史，派人送节礼来，顺便就索要《桃花扇》作为围炉饮酒时的助兴。第二年的元宵灯节，京城里已有人招集了戏子在演出了。这个戏班子名叫“金斗班”，是从李天馥先生家里出来的，在当时非常著名。他们唱《题画》这一段，尤其演得出神入化。庚辰年（1700）四月，我已经不当官了，李木庵先生请我去观看《桃花扇》的演出。一时间，翰林学士、各部大臣、达官贵人济济一堂，都推让我坐上座，又叫戏子们轮番捧杯劝酒，请我评判。观众们十分投入，我自己觉得很得意。

在京城里上演《桃花扇》，一年到头，一天都没有停演过，其中要首推李蔚宰相的别墅寄园演得最热闹，知名人士、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挤在一起，几乎连膝盖都放不下。设备豪华，

可称锦天绣地，珠海珍山。戏子选定两班人，漂亮的担任主角，丑陋的充当配角，凡一切道具服装等等物件，样样齐备，应用十分方便。戏子们心感主办者的优厚赏赐，演得特别卖力，都极力描写，声情并茂。这是因为高阳相公李蔚的孙儿，诗酒风流，是当今的贵族豪门，所以不吝惜财物，举办这种盛大热闹的演出。然而在这种笙歌欢笑的场合，也有人呆呆地坐着，用衣袖掩住脸面，这就是那些明代的旧臣遗老。到了灯阑酒罢的时候，伤心叹息而散。

南方湖北的容美（今鹤峰县）万山之中，和外界几乎隔阻，仿佛就是古代的桃花源洞。其洞主叫田舜年，很喜爱诗书文章。我的朋友顾天石，有当年南阳刘子骥寻访桃花源的志愿，竟然进洞去拜访，在那里玩了好几个月，被视为尊贵的客人，招待很是隆重。每次宴请，一定要叫家中的歌姬演出《桃花扇》，演得柔靡娇媚，很可以一看。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桃花扇》传到了那里，或许是象唐代朝鲜新罗的鸡林商人，收集了白居易的诗，带回去卖给本国的宰相那样，弄到这里来了。丙戌（1706）那年，我乘车子经过北岳恒山，碰到了过去的上司刘两峰，他在那里当郡太守。当时，郡里的官员们宴会，留我看演出《桃花扇》，一共两天，演得很不错。同事中有人知道《桃花扇》是我写的，都争着来敬酒。我对演出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就叫戏班子的部头来，当场给他指点纠正。

顾天石先生读了我的《桃花扇》，把它演义改编成《南桃花扇》。结局让侯朝宗和李香君当场团圆，以取悦观众。改编的《南桃花扇》，词藻华美，有不少精辟警句，可以比得上汤显祖。不过虽然补充了我的不足之处，但却不免让我成了个俗人，我哪敢不避席逊谢呢？

读过《桃花扇》的，有些人写了些题词跋语，现在都把它

们附录在前后。有些批评诗歌，则把每一折的批句放在前头，总批放在末尾。他们分析我的创作意图，都十分中肯，站在读者的立场上自由发挥，也不知道是谁写的，现在全部保存着，以表明我重视这种爱护。至于投诗赠词，多得放满了箱笼，美不胜收，打算以后编个专集。

《桃花扇》钞本因翻弄了很久而漫灭得几乎看不清写着什么了。天津的佟蔗村，是位诗人，和广东番禺的屈大均是好朋友。屈大均死后留下的孤儿，就养在佟家。佟为他置产业，成婚配，看待和自己的子女一个样，社会上人们都赞美他。佟曾到东鲁旅游，到我家里来，借钞本阅读，刚看了几行，就赞口叫绝！马上拿出五十两银子，交给刻书工人。如果要等到刻印完工，恐怕现在还只是一百里路走了一半哩。出版一本书真不容易啊！

云亭山人孔尚任漫题

桃花扇

小 识

所谓传奇，就是要传他的“奇”，事情不奇特的，就不会传。桃花扇有什么奇特的呢？妓女的扇子，游荡子的题诗，游客的作画，都是极小极小的普通之事：为了自己心爱的人，情愿划破面容表示坚贞，也是小事一桩；开开玩笑，借着血点而画成桃花，也是极为轻微的事。私赠表情之物，密封以后作为信件寄出去，又是近乎不严肃的事而微不足道。桃花扇又有什么奇特的呢？它的不奇而成为“奇”的，乃是扇面上的桃花；桃花则是美人的鲜血痕迹，鲜血痕迹则是坚守贞节，宁可碰碎头额，坚决不肯被权奸污辱的烈性。权奸则是大奸贼大太监魏忠贤的馀孽，馀孽就是那些进奉声色，搜刮财物，结党营私，泄愤复仇，毁掉大明三百年帝王基业的人。现在，帝王基业不存在了，权奸们又到哪里去了呢？只有美人的血痕，扇面上的桃花，还在人们的口中赞叹，似乎仍然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就是桃花扇的不奇而奇，不必要传而可以传的关键。人面耶？桃花耶？虽然经历了几百年，仍然红艳相映，可是玄都观里的种桃道士，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康熙戊子（1684）三月云亭山人孔尚任漫书

桃花扇

目 录

前 言	(1)
桃花扇本末	(1)
桃花扇小识	(1)
第 一 章 赞礼说戏	(1)
第 二 章 朝宗听书	(5)
第 三 章 香君学戏	(17)
第 四 章 奸贼遭殴	(25)
第 五 章 借戏侦戏	(32)
第 六 章 翠楼访黛	(40)
第 七 章 侯李定情	(52)
第 八 章 怒掷妆奁	(65)
第 九 章 水榭联句	(72)
第 十 章 良玉抚兵	(81)
第 十 一 章 大义修书	(86)
第 十 二 章 敬亭投辕	(95)
第 十 三 章 棒打鸳鸯	(103)
第 十 四 章 崇祯上吊	(111)
第 十 五 章 阻止奸谋	(119)

第十六章	迎皇接驾	(127)
第十七章	偏安南京	(135)
第十八章	香君拒媒	(140)
第十九章	争座斗气	(150)
第二十章	四镇火拼	(157)
第二十一章	高杰移防	(162)
第二十二章	豆棚闲话	(168)
第二十三章	遗老孤吟	(176)
第二十四章	阿谀奉迎	(180)
第二十五章	血溅妆楼	(188)
第二十六章	情痴寄扇	(197)
第二十七章	筵中骂奸	(205)
第二十八章	宫廷选优	(216)
第二十九章	高杰中计	(225)
第三十章	黄河巧遇	(232)
第三十一章	重到红楼	(240)
第三十二章	公报私仇	(247)
第三十三章	张薇归山	(254)
第三十四章	草檄讨奸	(265)
第三十五章	拜祭崇祯	(274)
第三十六章	狱中聚会	(283)
第三十七章	坂矶截杀	(290)
第三十八章	扬州誓师	(296)
第三十九章	君臣逃难	(302)
第四十章	抢劫活宝	(310)
第四十一章	投江殉国	(320)
第四十二章	跳入蓬壶	(327)

第四十三章	毁扇入道·····	(333)
第四十四章	渔樵话旧·····	(343)

第一章

赞礼说戏

话说今年乃是大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岁（1684），离开崇祯皇帝吊死的甲申那年，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四十年。大明的遗老遗少们，除了那些老死的、归隐山林的之外，大都感情麻木，随遇而安了。老百姓更是无力反抗，便老老实实作了顺民。还有那些既未老死，又不曾归隐的士子，仍然按照前朝的惯例，纷纷出来应考、中举、做官，一切仍然是老样子。正是只要有衣穿，有饭吃，有官做，大家也就不管他什么异族不异族，气节不气节了。

历尽沧桑的南京城，曾经蒙受过亡国的耻辱，也曾经遭到残酷的杀戮。六朝时的繁华，几乎已经被摧毁殆尽，只留下些断壁残垣和令人心碎的耻辱。然而，经过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四十年，战乱平息，明君当国，人人安居乐业，年年五谷丰登，一度被毁的南京城，也从废墟上重新建设起更胜当年的繁荣。你看，楼阁比以前建造的更华丽，街道比以前修筑的更宽广，街道两旁的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一家紧挨着一家。三百六十行，应有尽有。市面热闹了，必然会带动专门供人们享乐消遣的娱乐业畸形繁荣。于是，那些歌台舞榭、秦楼楚馆都纷纷开张营业，伺候着一班腰缠万贯的大爷们前来吃喝玩乐，醉

生梦死。一切景象，仿佛都已经恢复了六朝古都那种纸醉金迷的本色，人们也似乎已经将亡国的旧恨一笔抹消了。

且说这秦淮河畔的太平园，是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戏院，常年上演北曲南戏的著名传统剧目，远近闻名。最近这太平园却在上演一部新传奇，剧名叫做《桃花扇》，戏里说的就是明朝末年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真人真事，有凭有据，借男女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之感。既然剧情感人，又叫人觉着亲切，演员们演得也足够精彩，所以吸引了不少观众，差不多天天满座。

在众多的戏迷里面，有一位老先生格外引人注目，只见他须白眉长，满面慈祥，可精神十分健旺，走起路来步履轻捷，手中的拐杖几乎派不上用场，一点也看不出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原来，他就是前明南京太常寺的一个赞礼，官职很小，姓名不显，大家便只称他为“老赞礼”。他活得寿长，经历了许多兴亡盛衰的世道，也受尽了亡国耻辱的痛苦，把一切都看够了，也把一切都看透了。现在走运，在晚年遇上了太平盛世，衣食不缺，闲下来到处去走走，颐养天年，倒也逍遥自在。前些日子，他到太平园来闲坐看戏，看到了上演的新戏《桃花扇》，其中的剧情，都是他的亲身经历，甚至那传奇还把他也写了进去，成了一个童颜鹤发、老态龙钟、拄着拐杖上台来开场报幕的老生角色。

老赞礼看完戏后，不禁笑着说：“真不曾想到，老夫活了近百岁，老也老了，现在竟成了这出戏里的一个角色，倒惹得我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满肚子的感慨。太平园里座上的观众，哪里晓得我老头子还是戏里的一个角色！”

当时就有人在一旁问道：“这样精彩的戏文，不知道是什么人写出来的？”

老赞礼答道：“自古以来，名家著述，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姓